

籍满田◎著

QINGYU LU GANSHI

晴雨路干湿

北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。红墙黄瓦，金碧辉煌，长安街又宽又长，道路两旁绿树成荫，高架桥上各种车辆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。北京真美，我爱北京！

我梦想在北京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推开窗户能看到长安街川流不息的车辆，看到长安街的灯火辉煌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奋斗了十六年，这个黄土高坡上的穷小子，终于以不屈不挠、不服输的性格成就了一番事业……钱来得太多，钱来得太快，我变得心浮气躁。几个月我输光了所有的家产，我失败了。我从珠穆朗玛峰跌到了谷底。我再一次走到北京街头，一贫如洗，负债累累……

终于，我重新回到了渴望的起点，用努力赢回了尊严，赢回了生活，也赢回了自己……

籍满田◎著

QINGYU LU GANSHI

晴雨路干湿

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晴雨路干湿 / 籍满田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13.7
ISBN 978-7-5378-3900-6

I. ①晴… II. ①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45144 号

书 名 晴雨路干湿

著 者 籍满田

责任编辑 马 峻

装帧设计 张 丽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 5628697(发行中心)
0351-5628688 (总编办公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bywycbs@163.com

印刷装订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×1030 1/16

字 数 210 千字

印 张 13.25

印 数 1-3000 册

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7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3900-6

定 价 24.00 元

目 录 Contents

第一章 |

一 血尽毛干	001
二 死死生生	004
三 难以罢手	007
四 赌光输净	009
五 自画自像	013

第二章 |

一 搬家公司	019
二 求职奇遇	022
三 自由交流	024
四 心有灵犀	030

第三章 |

一 小本生意	036
二 古董一梦	038
三 再次出走	045
四 “饿虎书记”	047
五 关城“大哥”	050

第四章 |

一 风雨欲来	053
二 龙城帝乡	055
三 谭家父子	060
四 红梅初绽	064
五 钻深山沟	066

第五章 |

一 南方蚊子	071
二 铍羽而归	077
三 争矿升级	080
四 救命稻草	082
五 绝处余生	085
六 尘埃落定	088

第六章 |

一 故乡新路	093
二 初战告捷	097
三 雪夜遇难	100
四 铁血战旅	104

第七章 |

一 人是金贵	112
二 新装上阵	115
三 折戟沉沙	118
四 一诺千金	122
五 重新站立	124

第八章 |

一 剩勇追寇	127
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 执白当黑	130
三 珠联璧合	134
四 桑梓情浓	138
五 情归何处	141

第九章 |

一 北京寻梦	150
二 暮云如归	153
三 山重水复	156
四 金风玉露	158

第十章 |

一 甩手掌柜	162
二 东达投资	164
三 鬼帅福将	168

第十一章 |

一 惺惺惜行	173
二 在悬崖边	180
三 安氏虫草	184
四 回到故乡	187
五 玉钟奇缘	193
六 明达世界	202

第一章

一 血尽毛干

我输了，输得干干净净，不仅输掉了生的意义，也输掉了死的价值。

新葡京是澳门最高档的酒店，两百平方米的豪华套房，夸张的大床，可调节角度的五十英寸电视，迷你酒吧各种洋酒应有尽有。站在最高的三十八层，可以观看海浪的汹涌翻滚，聆听海风的轻吟，沐浴潮汐带来的舒爽惬意。我已经在这里昏睡了二十多个小时，醒来后，冲了个澡，土耳其式浴室，多向式按摩浴缸，全套名贵的爱马仕沐浴用品，每个细节，都彰显着酒店的奢华。

我无心看景，这是我第五次来澳门，前四次也是专程来赌的，已经负债两千八百万。这次是来赌命的。既然扯了龙袍和打死太子都是死，何不孤注一掷呢？我以三十八年积累的一切作抵押，四分钱高利贷借了两百万元，倾尽所有来决一胜负。赢了，便能像往常一样有尊严地生活；输了，逃亡或死去。

五一长假前一天，我迫不及待地从龙城飞往深圳，通过罗湖口岸进入香港，从香港乘直升机到澳门，这是最快的方式了。我心急火燎，在香港上环信德中心顶层登上意大利生产的 AW139 直升机，里面有两名飞行员，十二个宽敞舒适的真皮座椅，旁边坐着一位高挑的模特。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，直升机徐徐升空，隔着景观玻璃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湾华灯初上的夜景，给乘客一种舒适无比的享受。假如不是狼狈不堪地来赌，而是游山玩水，坐在如此豪华的直升机上，观赏着维多利亚海湾的璀璨夜景，纵是阿拉伯王子又能如何呢？

经过十六分钟飞行，直升机飞抵澳门，停在码头的直升机坪。微笑刻在脸上的阿基早已等候，换乘奔驰 600 仅用十分钟就到达金碧辉煌、犹如一朵盛开的巨大金莲花的新葡京娱乐场，门前洞开的两个狮子口像要把每一个赌客迫不及待地吞噬。

我进房间丢下行李，连脸也没来得及洗就上了赌台。贵宾厅赌客们表情严肃，大部分是揣着身家性命来的，空调凉飕飕的像进了地宫。发牌的荷官表情木然，娴熟地重复着发牌、翻牌、收筹码、给筹码的几个动作。时间仿佛停止了，却又不不停地流走。一些荷官下班了，一些荷官上班了，下班的荷官又上班了。旁边的赌客由皮肤白皙的江浙美女换成满口东北话的大秃子，大秃子走了，又来了韩国的男男女女……

已经感觉不到多长时间了，阿基和跟班轮流为我端茶倒水，还有眼花缭乱的饮料。我太想赢了，可是不停地输，输得两眼像杀人狂一样发红，每输一次都要加大一次筹码，我不服气。一晚上过去了，在赌台上鏖战了一夜，我输了很多，在赌场卫生间把头扎进马桶，直到脸触着马桶的污水。我知道再输下去的话，余生就只配丢进这马桶，像大便一样被呼隆隆冲进下水道。

又一晚上过去了，我问跟班的：“今天几号了？”

跟班的说：“5月2号。”

这次我没有把头扎进马桶，而是扎进了洗脸池，把水开关拧到最大，拼命让自己清醒一下。清醒了，冷不丁想起今天是母亲的生日，自己错过了给母亲祝寿。我抬起水淋淋的头，面对洗脸池上方的镜子，像将要溺水身亡，突然看到母亲一样，在卫生间大喊：“妈妈，救救我呀，救救我呀！”

我已连续三十六个小时没有合眼，但是赌运太差，一双手臭不可闻，拼掉高利贷借下的两百万不算，又欠下六百万，加上此前的两千八百万，一共欠下赌债三千六百万。

豪华套房外间有两名警卫，都来自江西，他们的祖辈在根据地出生入死，如今他们跟着老人在澳门出生入死。祖辈为了劳苦大众，他们为了每天几十元的钞票。

一个警卫说：“谢哥，你吃点什么？不能饿着呀。”

我摇摇头说：“不想吃，啥都不想吃。”

澳门的燕窝多得像北大荒的高粱，我在警卫的劝说下喝了两碗燕窝。一边拿小勺麻木地喝着，一边在心中咀嚼着一句话，是父亲二十五年前教训我的一句话：“现在你最自由，恐怕将来你最不自由。”如今完全应验了，老辣的父亲似乎早已算定，但又无法阻止我，终至今天的下场。我已经失去自由，戴上了赌债的镣铐，放码的人在没有收到钱之前，是不会让我离开澳门的，我被软禁了。

这天晚上,我要了两碗炖牛肉,一瓶金门高粱白,吃饱喝足了,醉沉沉地睡去。在梦中迷了路,周围是危机四伏的黑森林,遍布杂草和泥沼,一阵阵野兽的嚎叫传来,我非常恐怖,怕葬身兽腹成为一个孤魂野鬼。我拼命逃着,几次和盘附在树上的毒蛇擦肩而过,终于在越来越近的伐木声中,看到一辆装木头的火车。我脚下打了一个趔趄,想喊却又喊不出来。这时窜出几个黑衣人,强盗似的一拥而上,将我架上火车。火车哐当哐当地疾驰,穿行在无边的森林中,黑暗铺天盖地,压迫得我像被人掐住脖子,大口大口喘不过气来。

眼看着要窒息而死,我猛地惊醒了,背心后面被冷汗湿透,枕巾被冷汗湿透,排泄出的酒气满屋子散发着。再次坐起来,环顾房间,好半天惊魂不定。那一刻,我像被打断了脊骨,觉得自己不仅输光了钱,而且输掉了自杀的勇气,绝望的情绪从打断的脊骨生出,像梦中森林里的瘴气笼罩了我。我已赌得血尽毛干,被瘴气侵袭的灵与肉随时会烂掉。

我在床上重新倒下,肚皮一鼓一塌,延续着梦中的奔逃,与赌有关的经历像过电影一样。七八岁时,农村的孩子没有玩具,但争强好胜的心是能想出各种玩法的,记忆最深的是“打阎王”。在村头宽阔的地面上,将捡来的石头砖头,从大到小,一步一个立起来,代表阎王、判官、牛头、马面及小鬼,每个石头砖头前都押着赌注,有零食、鞭炮、硬币什么的,隔七八米远画一条线,用手中的石头朝“地府官员”挨个打去。谁打得多,谁就是赢家。那时,我总是毫无悬念的赢家,兜里装满所押的东西,又奔又跑地欢呼着,被伙伴推为打阎王的赌王。

再后来,我发现妈妈屋顶上有一个藏宝箱,一有机会就琢磨着探宝。终于有一天,我趁妈妈不在,把藏宝箱上的一个小洞,用削铅笔刀掏大,直到能把胖乎乎的小手伸进去,从里面掏出一些乌黑发亮的牌来。每张牌都十分精致,上面刻有两个到十二个不等的红点或白点,后来才知道那是牌九,又称骨牌。在中国的传统赌博中,牌九是最具有赌博性和风险性的游戏之一,又称“倾城牌九”,一夜可以输掉一座城。妈妈说那副牌九差点让爷爷送了命,爷爷年轻时也爱赌。她仿佛从我贪婪的眼神里看到了不祥,妈妈发狠地把乌黑发亮的牌九扔进了炉火,把我赌博的第一盏灯扑灭了。

可是,血管里流淌着赌徒的血,看到别人赌我就发痒。来澳门前几天,哥哥谢明

知道我债台高筑，在内地的豪赌中输了两千多万，给我发了短信：“活下去才有希望，拖长了或有转机，搂住底方可有救，大错误必须付出大代价，不仅是金钱，包括尊严、幸福等人生中最可贵的东西。这是你必须承受的痛苦，家人拿你没办法，对你的处境也无可奈何，你说咋办？死狗难扶墙，关键靠自己！”

搂是搂不住了，我总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，怎么甘心就此罢手？

二 死死生生

关城一个安静的四合院里，谢家就我被扣留在澳门一事，正气氛严肃沉闷地召开家庭会议，客厅正面的墙上，挂着父亲亲手书写的纸质已发黄的家训隶书条幅：

戒口祸，言多必失，绝不信口开河。

戒膨胀，不骄不馁，绝不自以为是。

戒贪婪，安贫乐道，凡事顺其自然。

戒虚荣，脚踏实地，坚守做人本分。

戒主观，博采众议，绝不一意孤行。

父亲一向视荣誉高于生命，此时气愤至极，背对着条幅，身心俱疲地不住重复着：“让他去死吧，让他去死吧！”母亲软绵绵地躺在客厅一旁的床上，连端起水杯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感到心被抽空了。大姐谢梅肝疼得越来越厉害了，二十多年的乙肝病剥夺了她人生一大半的幸福，她几乎天天想到死，但她不能死，二老都七十多岁了，洗涮、看病都是她打理的。她现在身体越来越差，被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弟气得犯了病。我的嗜赌像一根针刺在她心上，她劝过很多次，哭劝、苦劝、以死相劝，但我像一头着了魔的毛驴，根本听不进家人的劝告，落得如今下场。

大姐首先表态：“救人要紧，我卖掉一套房子和那辆路虎，先凑两百万。”其余几个姐姐、姐夫也先后表态。第二天姐夫、姐姐、外甥、侄儿全部到亲朋好友家去借钱。甚至连爷爷走西口置回的镇宅玉钟，父亲也犹豫再三后变卖了。姐妹们知道正直刚强的哥哥无法容忍家里出现这样的事情，担心他能气得昏死过去，会议内容暂时瞒着他。

第三天,五百万人民币汇到澳门。

我回到关城,随我回来的还有澳门老大的两名警卫,他们要在一周之内拿回我欠的最后第一百万。安顿好他们,我回到办公室已经5月5日午夜12点。

五天来,我经历了一生的传奇,从小赌到大赌,赌家赌命,匆匆跳完“快四步”之后,剩下的是狼狈而仓皇的漫漫长夜,真应了“身后有余忘缩手,眼前无路想回头”。我默默地收拾文件和手稿,碎纸机发出刺耳的轰鸣,心仿佛变成一张薄薄的纸,也塞进了碎纸机。想写下点什么,但那些未了的事好像幽灵若隐若现恍恍惚惚无法连贯起来,只能走来走去,想寻找什么,又不知道要找什么。一夜无眠,我把父亲写的“宁静致远”书法框摘下来,用一块干净的毛巾擦了又擦,好像有擦不完的尘土。我决定辞职,辞去关城电力局局长职务。

跑路到外面找一条活路吧?看着一排排电杆,心头颤动,许多是自己当工人时亲自竖起来的。沉重的脚抬不动,每一步都是羞愧和无奈,我怎么面对家人呢?徘徊又彷徨,彷徨又徘徊。近乡情更怯,临家意渐惭。

回到家,想象中的责骂并没有,我艰难地表达了想辞职出去做生意的意思。父亲含泪道:“孩子,好汉做事好汉当。活着就有希望,跌倒了爬起来。外边不好干,就回来,爸爸养活你……”母亲在里屋把门紧紧关闭,想看又不敢见我。父亲看到我的皮鞋破了,骑着车子到街上去找鞋匠,望着父亲出了门的背影,想着自己的不孝,酸楚的泪不争气地流下来。

从父母家出来,我到了哥哥的办公室。相对无言,最残暴的感情表达方式是沉默。我表明了要辞职的决心,哥哥消瘦的脸变得苍白,透过厚厚的镜片斜视着我,大口大口地抽烟,脸上一块肌肉在微微颤动,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。我像是在庙堂跪拜后,倒退着离开哥哥的办公室,背后感到的仍然是冷冷的斜视。一个小时后,我收到他的一条短信:“很难理解你的行为,有三点请你考虑:一是辞职要讲究方法,正常调离尚需审计,你这样做轰动关城,必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猜疑。二是你这样一走将一生漂泊,有家难归,有孝难尽,有责难负,你心可安?三是你流浪在外何以安身立命,更不要说挣钱还债,好好想想吧!”

家人除了父亲没有人同意我辞职。知子莫若父,他知道我是咬定目标不放松的人。没有豪赌之前,我凭借才智积累了一千五百万。豪赌四年,我一次次摔倒,又一

次次爬起来，也记不清我摔倒爬起多少次了。但是，失去关城这个平台，我还能站起来吗？

我想过死，想到死后最痛苦的只有亲人，其他人会唾沫飞溅感慨一番，像《桃花扇》所说的：“眼见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……”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生与死之间必须作出决定，苟且偷生还是慷慨赴死？赌博的刺激就在于胜负莫测，在于冒险，死死盯住旋转的轮盘，等待不可预测的号码决定命运。如今已不想再赌的我还要作出选择。生与死，庄与闲，押哪一注？死的念头时时恭候，想到死后的情形，漫天飞舞的纸钱像突降的大雪一样，不由得浑身打了一个激灵，一旦不在了，父母的惨淡凄凉，尚未成年的女儿将会无助。

扬帆远航多年，如今我却不知道驶向何方，多少年的奋斗，如今一无所有，支离破碎。曾经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，有一份可俯视众人的产业，可赌博像是妖毒无比的魔女，贪欲和不服输一旦挣脱了灵魂和操守的约束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我输掉了金钱，输掉了事业，也输掉了家庭。

有一种动物叫蜉蝣，幼虫在水中生活，行动缓慢，靠吃藻类和腐叶生活。成虫后，蜉蝣的口腔与消化器官逐渐蜕化，丧失了进食功能，只能活数小时。蜉蝣从幼虫到成虫，成群飞舞的雄虫在河流上空招引雌虫，而雌雄成虫在交配和产卵后不久即相继死亡。对于朝生暮死的蜉蝣来说，一天就是一辈子。假如现在我死去，甚至连一只蜉蝣都不及。

人真是奇怪，到该死的时候又不想死了。据说老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，可达七十岁，它活到四十岁时，爪子开始老化，无法有效地抓捕猎物，嘴变得又长又弯，翅膀变得十分沉重，无法像往日一样翱翔天空，凶猛地抓捕猎物，要么等死，要么重生。可重生的过程是痛苦的，重生要持续一百五十天，它必须用喙击打岩石，直到老去的喙完全脱落，然后待新的长出来，再用新长出的喙把旧爪一根一根拔掉，把陈旧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，直到新的爪与羽毛长出来，几乎是脱胎换骨，才能重新翱翔蓝天，度过以后三十年的岁月。

像那重获新生的鹰一样，我想再活三十年，还想“向天再借五百年”！有了活的念头，我像获得了绝处逢生的希望，渐渐平静坚定起来。我回到办公室，拿起笔冷静地写下一份辞职报告，然后习惯性地浏览了一遍，改了一两处不妥的地方，再重新抄写一份，然后环视了一下自己熟悉的办公室，意志坚决地走了出来。

一刻也不再犹豫,我怕自己会缴械,拿着辞职报告直奔云州供电局。刚上任半个月的局长有着阳光般的笑容,给人以精明强干而随和的印象。我只是说,因为几年前的一次车祸头痛难忍不能继续履职了,还假惺惺地让领导看了看缝过二十八针的头皮。

我表明意思后不敢久留,怕上司看出我眼神中的躲闪。返回单位后,我笑咪咪地在各办公室巡视了一圈,同样换来下级或同事笑咪咪的目光,工作上我问心无愧,而且坚信三年的工作业绩会得到上下级的好评。但是,一想到从此要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,心里憋不住地一阵酸楚。

三天后,新局长上任。十天后,离任审计结束。我知道,此生至今,钱财虽去得混混沌沌,但却来得清清白白,怕它个鸟审计!提上简单的行李,我出发了,尽管不知道要去哪里。

三 难以罢手

在关城,赌博绝不是什么丢人的事,搓麻、玩牌已然是最流行的时尚,博彩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“休闲”运动,成了刺激消费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。小小的关城造就了十几位大名鼎鼎的赌王,在社会上呼风唤雨。谁输了,谁赢了,输多少,赢多少,成为关城饭局上不可或缺的话题。我虽未封侯称王,但我的豪赌在关城无人不晓。

真正引我成为赌场常客的人,是鼎鼎大名的郭大侠。他的大名没有人知道,关城人无论老幼都这么叫他。郭大侠四十出头,为人低调谦卑,哪怕见了一只狗,脸上也是笑咪咪的,让狗失去惯常的警觉,觉得有东西要喂它。他形象猥琐,与大侠的名号大相径庭,满脸的疙瘩与皱纹,眉毛与小平头的发际离得很近,脑门像荒山上开出的二分山坡地,走在大街上的人流中,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个亿万富翁。即便是他的煤窑每天能为他创收两百万,遇到意外之财,也会手舞足蹈,哼着南腔北调的戏曲台词,“没有杀皇帝的心,哪能坐朝廷”。

那次郭大侠约我参赌,因为一年前他欠我一千多万元的赌债,我欣然前往。在关城最豪华的洗浴中心的一个包房里,我看着他们酣战,一心只盼着郭大侠能赢,好把桌子上的钱放进自己口袋。赌友中不断上下换人,不断劝我:“来两把?”“真的

不？”“改了？”我不断抵制诱惑说：“不。”“真的不。”“改了。”

近两个小时，我在一旁冷眼看着那些疯狂的赌友。吕军给了我几张代表筹码的扑克牌，我咬咬牙还给了吕军。郭大侠说：“谢达，我给你拉上五分之一的股份。”我看着，迟疑着，我可以坐地分红六十万，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呀！见便宜不占王八蛋。“好……”尽管有些吞吞吐吐，可答应了。理智与诱惑搏斗了两小时又十分钟，最后理智败下阵来，背弃了自己的誓言，重返赌场，从千万富翁变成了流浪汉。许多事情，坏就坏在半推半就上，都是心里想说“不”，嘴上说了“好”的时候。

我参股后的赌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，郭大侠很快输光了三百万筹码，又输了四百万，给我分了八十万的债务。我为这份债务，挺身而出，不顾一切地扑上赌场，复赌后的第一场，输掉了八百万。其实，即使输掉那些，也不影响我继续体面地生活。自恋、虚荣使我总想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情合理的，为自己开脱，编造谎言，寻找借口，说什么情绪失控，受到别人的诱惑或掉进别人的陷阱。我变成一个不肯承担责任的人，一个病态的赌徒，已不是一失足，再失足，三失足，而是不停地失足。嗜赌成瘾成性，嘴上信誓旦旦，可一转眼，就上了赌桌。

我父亲已到了无欲无惧的年龄，虽然日渐衰弱，但从来没有畏惧过死亡，退出人生舞台时，会坦坦荡荡地与人世话别。一些老朋友的相继离去，他庆幸自己还能悠闲地享受晚年生活的惬意与宁静，过着有规律的生活，早晨打打太极拳，上午写写字，中午按时休息，下午干干家务，晚上看看新闻。我复赌的消息，在这平静祥和的时候传来了，无论如何他也不愿相信，尽管明知道最疼爱的老疙瘩最终将毁在赌博上，结局一定是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他病倒了。

哥哥回到家，两位老人躺在床上，期待的神情让人心碎。哥哥知道父母已经管不了我，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。哥哥有着超强的忍耐力和自制力，有着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冷静。当他知道我在戒赌很长时间后复赌，再看看年迈的父母，肺都要气炸了，牙都快咬碎了，我的行为撕裂了他的理智，他紧紧攥住自己坚硬的拳头。他来到屋外，摘下眼镜，把手机一会儿放远一会儿拿近，哆哆嗦嗦地拨通我的电话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哥，我在云州开会。”

“你……回……来！”他对着手机怒吼，狂暴地把手机摔在地上，机壳碎片四处飞溅，头发落下来遮住眼镜，不禁双手抱住脸呜咽起来。任何的言语对我都没有用，

其实，我并不是不知道父母为我气病的消息，只是不敢面对他们那慈祥而悲痛的脸。但是哥哥的怒吼让我心存畏惧，我想逃避，也无从逃避。

从云州回关城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，这次却好像走了半个世纪。我感到全身忽冷忽热，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。

“局长，是不是感冒了？”

“没事，开稳点。”

我的两条腿直打哆嗦，哥哥上次说如果再赌就打断我的腿，是不是腿已经害怕了？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才能管住我，那就是哥哥了，不仅仅是他对我多年来无私的关爱，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一点吃喝嫖赌的恶习。

再长的路，也有尽头，我还是回到了家。家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，看着哥哥那张棱角分明、神色坚毅的脸，我下意识地匆匆移开了目光。

“你是不是又赌了？”哥哥严厉地问，我的汗一下子涌了出来，胆怯地低下头。

“是不是？”哥哥更加严厉地问，但是声音分明有些颤抖，我仍然不吭声。

哥哥咬着牙全身哆嗦起来，脸色越来越青，突然长啸一声，猛扑上来，揪住我的头发，像敲打牛皮大鼓一样敲打我的头和脸。又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拼命摇晃，时而长啸，时而长叹，时而大哭，时而狂笑，最后大笑一声仰面摔倒。哥哥的头碰到地板上，地板上渗出殷红的血，失去了知觉，众人围着慢慢苏醒过来的哥哥哭成一团。哥哥无力地呢喃着：“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”

我表情木然，始终没说一句话，低着头走出家门。

四 赌光输净

印度有一种捕获猴子的方法，需要准备特制的沉重木盒，把木盒放在猴子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在里面放上美味可口的水果，在木盒子上开一个小口，正好能容下猴子的前爪。猴子常常受水果的诱惑，就会把前爪伸到木盒里，抓住水果不放，抓住水果的前爪就出不来了。绝大多数猴子都难以抵挡这种诱惑，它们始终抓住水果不放，以致被猎人轻而易举地捉住。水果的诱惑，让猴子付出了惨重代价。我就是那只猴子，只想着抓住那些充满诱惑的东西不放。在无常的赌场面前，近乎无知，许多时候，还不如一只放手的猴子。从此不玩？输就输了，那是一生都还不完的债。玩？还

有机会赚回来，还能重新做人。

我买过股票，但没有割肉的习惯。买入的股票一路下滑，也不卖，还可能继续下跌，也不愿意止损，如果在亏损的时候卖出了，就会造成事实上的亏损，绝不认亏斩仓，哪怕血本无归。那也是一种坚持。难道辛苦赚来的钱会白白输掉吗？我反复对自己说，不会的。输的那些，还会赢回来，我相信自己的智商和运气，始终相信自己的预期目标会到来。周末，我约了赌友和放码的人，飞往北京。

这一次是有备而去的，为此行，我特意到五台山拜了五爷。听郭大侠说五爷很灵，只要虔诚求拜，会保佑我赌场上财运亨通。夏季的五台山风景如画，清凉如水，山峦妩媚，香烟缭绕。大白塔相邻的五爷庙苍松掩映，庙里庙外人头攒动，叩拜五爷的香客神色庄严，场面极为壮观。五爷是财神，广济众生，慈悲世人，广积财源。我虔诚地叩拜了五爷，住持摸了我的头，还给了我一个五爷金卡开光护身符，我贴身装好。时常小心地掏出金卡合手膜拜，还念念有词：“五爷五爷保佑咱，牌九场上一吃三……”

负责北京联络同乡的云州富豪丁小龙开着奔驰商务车去首都机场，接我们入驻北京盛悦酒店，在这里玩，最大的好处是不会彼此赊欠赌债。盛悦酒店典雅豪华，精品廊荟萃全球顶级品牌，高贵奢华誉满京城。在金钱与刺激的诱惑下，龙城富豪来了，云州富豪来了，关城富豪来了，各路豪杰都来了。

周一还要上班，我应该把握住周末的时间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我总是第一个上赌桌，斗地主，推牌九，再斗地主，再推牌九。鏖战三十个小时的吕军，竟把大堂的玻璃看成可以出入的门，碰得头破血流，包扎一下后继续赌。

输，输，输，不停地输，有着持续不断的翻本心理，输了就不断地放大注码。有一场我赢回了八百多万，只想着不能白来，再赢点儿，赢到一千万，就可以重新过有尊严的生活。我想结束赌局，但身体里有一种力量无休止地汹涌澎湃。天不灭我！一种心理错觉，使我相信自己的判断，潜意识中相信自己会赢，再赌一把的冲动一经激活，就像饥饿的野兽疯狂地撕咬猎物。

虽然难以控制自己的赌博冲动，理智其实是很清醒的，哥哥对我说过的话像从天边传来，时不时震得我的心在颤抖：“关键是不能再赌！这一点做不到，你只能是越陷越深。我知道你内心也很痛苦，但在那种特定的情绪下你克制不住侥幸的冲动，这需要强大的自制力。这种自制力应源于痛定思痛的清醒，源于对金钱、对幸

福、对人生的深刻理解,源于亲人们对你的关爱和期盼,源于一个男人对家庭责任、社会责任意识,你应该努力去寻找这种心理支撑点,不断地强化它,让它成为克制自己的强大力量。”

在澳门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参赌时突发心脏病丧命,而一旦离开这种奇异的场所,心就空虚得要命,没有这种刺激,如同行尸走肉。赌输了是要还钱的,赌输了是要付出代价的,甚至是生命。谁为病态赌徒买单?监狱和坟墓。我异常清醒,也异常恐惧。我像一条饥饿至极疯狂撕咬猎物的狼,试图横冲直撞扫清一切障碍。我急红了眼,当人群渐渐散去,焦躁地敲着赌桌,抓起酒店柔软的枕头猛烈地撕扯着,用枕头狂击自己的头部,张开双臂对着窗外大吼:“谁和我赌?谁和我赌?”

我输了,输得更为彻底。我已经麻木了,放弃了生活,放弃了荣誉,放弃了家庭,放弃了朋友,放弃了尊严,放弃了责任,放弃了义务,放弃了曾有过的一切,放弃了除赢钱以外的所有生活目标!我的字典只剩下一个字:赌!

每次周末赌完,周一神情疲惫地回到关城,都会反复对自己说,难道辛苦赚来的钱会白白输掉吗?不会的,一定能赢回来。一种可怕的欲念流淌在我的血液里,像火山一样爆发、释放,赌成了我生命的全部。放码者担心我的偿还能力,已经不再借钱给我。我毫不吝惜地卖掉股票,卖掉汽车,卖掉房产,卖掉古董,卖掉百达翡丽手表,把值点儿钱的家当全部变卖,还掉部分高利贷,我已经上不了赌桌。赌场上赌的是真金白银,不赌你的面子,不赌你的位子,更不赌你的命,赌徒的命是廉价的。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豪赌的,豪赌要有豪赌的条件。稳定的工作,超强的赚钱能力,都给我过去的生活带来富足和优越。涉赌之后,我变得一穷二白,现在只能打肿脸充胖子,绞尽脑汁想办法借钱,把自己和亲人的人脉资源一次吸光。

终于可以重返赌场了,我兴奋得一夜无眠,像将军重整旧部,重返战场。已经破产了,更要刀口舔血,我成了一个狂热的风险追求者,坦然无惧地面对未知的风险。我坚信,只有赌,才有机会。

天还没有亮,我就兴冲冲地独自驾车到关城东三十公里的金山铺,找华朗集团董事长吕军。我与吕军很熟,我们最大的不同,他只是玩玩,增加些与关系客户、朋友的稔熟度,与赢多赢少没有关系。

华朗集团拥有四个煤矿和洗煤厂、焦化厂、发电厂、炼钢厂等庞大产业,资产过了十亿元。吕军瘦得皮包骨头,但两眼发光,头发永远像擦了油,看上去很精神。他